

圣祖仁德论

◆ 颜廷淦 骆承烈

作者简介：

颜廷淦：复圣公78代嫡孙，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署理总会长。

骆承烈教授：曲阜师范大学教授。

“德”字
在

中国由来已久，《尚书·尧典》有“克明俊德”句。这句话至少是周人所记，其实早在甲骨文中已有此“德”字，表示目光直视或纵射。金文“德”字从言从心，被人解释成心直、言直，把心放端正，即要求人与人之间要赤诚相待。殷周以来，它是与淫乱对立的一个字。到了西周，“德”字又发展为“敬天保民”之意。春秋以来，更赋予其谦、恕、礼、让、恭、敬、正直、诚信等含义。孔子把它继承下来，对其多次论述、使用，一部《论语》“德”字出现过十多次。其内含包括爱人、无私、忠诚、信义、孝悌、笃行、中庸等含义。后来又由个人的品质发展为对从政者的要求。为政以“德”。

孔子除从理论上论述“德”之外，在行动上更贯彻了重德的精神。在孔子教学“四科”中，“德行”为首。在“德行”科的四个弟子中，各有其与众不同的德行。如颜子赛孝



颜廷淦



骆承烈

梯、廉洁，冉耕敦厚、刚毅，冉雍俊秀、端肃，尤其是“德行”之首的颜回，其品德不但高过别人，且表现全面，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其德行主要表现为：以德修身，以德处世，

以德治国。现分别论述如下：

一、以德修身

《论语·先进》记：“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，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……”同篇又记：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”孔子很少以仁许人，但对颜回却说他“三月不违仁”，因此，颜回从来被称作：德行之首，仁人楷模。

千百年来，颜回以安贫乐道、好学聪敏著称于世。之所以这样，就因为他能明德修身。一个人生在社会上，需要物质生活，也需要精神生活。物质生活是第一需要不假，但那是最低的层次、起码的要求，这一点和一般动物没什么不同。如果做些高要求，便是要有一定的精神生活。精神生活又应从一个

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，文化、教育、环境等是客观方面，而一个人的性情、爱好，尤其是品德修养，则是主观的一面，也是更重要的一面。颜回在这方面就做的特别好。

例如有一次，孔子让几个弟子各自说出自己的理想（志）时。颜回说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对此“施”字，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中解释为“功盖天下，不施其美”，意思是说：自己做了好事不向别人夸耀。对社会立了功，也不向别人表白自己的功劳。这种对社会全力贡献的精神，正是最好的“德”。颜回就学于孔子，重点也是学习仁德。有一次，他向孔子请教“成人之行若何”时，孔子解释了一番以后，更特别强调说：“又加以仁义礼乐，成人之行也。”他告诉颜回，一个人不仅应具备各种处世的本领，更应有一个正确的处世标准，这就是体现德行的“仁义”和熟悉国之大事的“礼乐”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些，“若乃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”，那就是能够做到心中有道德，又从行为上体现出来，便会成为一个精神状态完整的“成人”了。（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）

颜回为了培植盛德，曾主动向孔子问起“何以为身”时，孔子回答：“恭、敏、忠、信而已矣。”接着继续解释为“恭则远于患，敬则人爱之，忠则和于众，信则人任之”。如果“勤斯四者，可以政国，岂待一身者哉”。颜回身体力行，尽量朝着这些方面去做，因为对人谦恭，可以免去一些祸患，对人尊敬，必然受到别人的尊敬、爱戴。做事尽心尽力，就可以和群众亲密和谐，对别人守信用，别人也信得过你。具备了这些品德，不但是个完人，也可以由此推行光大，依此治国。颜回接受了孔子的谆谆教导，果然做得不错。孔子十分满意地对别的弟子们说颜回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强于行义，弱于受课，休于待禄，慎于修身”（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）这四项优点就是：多做些对别人有利的好事，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、错误，不争权夺

利，谨慎地进行自我修养，一个人能做到这几项就不容易了，在孔子眼里，颜回此四道具备，可见水平之高。

有一次，孔子就“智者、仁者”两个优良品德的基本概念问起子路、子贡、颜回三个弟子。前两个弟子的回答皆不令孔子满意，颜回回答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。一个智者对自己应有充分的估价。即人们常说的自知之明，一个人有了自知之明，才能够如实地对待自己，如实地对待别人，不是骄傲自大，目空一切。缺乏自知之明者，遇事往往指划划，自以为聪明绝顶，能干到家，其实往往不了解情况，以自己浅薄的水平评论人家复杂的事物，“仁者自爱”是说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仁者首先应严以律己，修德正身，一个人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应时时记住，不断实践。有人监督这样做，无人监督也要严格要求自己，即儒家提出的“慎独”精神。短短八个字，对此问题说得十分透辟和得体，以致孔子称赞他“可谓大君子矣”。（《孔子家语·三恕》）

颜回重视道德修养，忠贞不二，先秦古籍中多次记载的“水名盗泉，尼父不漱。邑名朝歌，颜渊不舍”。（《孔子·鄙名》）孔子出行时，虽然口渴，但对名为盗泉的水不饮。因为泉以盗名，饮了以后，玷污了自己的清名，颜回在外面住宿时，遇见一个名叫朝歌的地方，坚决不住。因为朝歌是殷纣王都城的名称。纣王是个暴虐无道的昏君，如果住到这里，便会想到与昏君为伍，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。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孔、颜一样以清白自诩和嫉恶如仇的态度。他们对无德之人、无德之事坚决反对的事例，正体现其道德高尚。

改过迁善是修德的重要内容，在这方面，颜回有其独到的优点。《论语》中早就记孔子评论颜回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即实事求是，不乱拿别人出气，不再犯同样的过失。后人著作中对此多有发

挥。如有的书上记：“孔子曰：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？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不行。夫恶犹疾也，攻之则益俊，不攻则日长。故君子相求也：非特兴善也，将以攻恶也。恶不废则善不兴，自然之道也。”（《中说·虚道》）孔子在这里议论起一个人做出不善的事，自己有时不一定知道，知道了也不一定愿意改正或认真改正。就好像一个人生了恶病一样，你向这些恶病进攻，就能战胜它，不向这些恶病进攻，它就会越来越发展。所以衡量一个君子的标准，不仅要看他是否在做好事，也要看他是否勇于克服缺点，避免过失。从来是坏事不去，好事不兴；邪气不除，正气不伸。孔子的这一番话当然不是空谈，目的是评论颜回，是说只有颜回才能真正达到兴善攻恶的水平。这又是对其德行的极力赞扬。

颜回德行之高，早为孔子所赞扬。当孔子说到颜回聪慧明敏，“闻一知十”时，曾对子贡说“你比不过他，我也比不过他”。（“弗如也，吾与女弗如也”）。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当有人向孔子问颜回是什么样的人时，孔子脱口而出：“仁人也。”接着又加上一句“丘弗如也”。（《淮南子，人间论》）孔子又一次说颜回的仁德比自己强。

孔子不但说自己比不上颜回，甚至说连上古的圣人也比不过他。《韩诗外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颜回向孔子说“渊愿贫如富，贱如贵，无勇而威，与士交通，终身无患难，亦且可乎？”孔子回答：“善哉回也。夫贫而如富，其知足而无欲也。贱而如贵，其让而有礼也。无勇而威，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，终身无患难，其择言而出之也。若回者，其至乎？虽上古圣人，亦如此而已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刊孔子的这段议论，并不是对颜回有意拔高，而是体现孔子也最喜欢上述几方面的德行。但遍观历史上、现实中，又很少人能做到，只有弟子颜回能够做到，十分难得。孔子在赞

扬颜回的同时，实际上也在抒发着自己的思想。

孔子周游列国期间，陈蔡绝粮时，有个生动的故事：

“孔子厄于陈蔡，从者七日不食。子贡……得米一石焉。颜回、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，有埃墨堕饭中，颜回取而食之，子贡自井望见之，不悦，为窃食也，入问孔子曰：‘仁人廉士改节乎？’孔子曰：‘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？’子贡曰：‘若回也，其不改节乎？’子曰：‘然。’子贡以所做告孔子，子曰：‘吾信回之为仁久矣。虽汝有云，弗以疑也，其或者必有故乎？汝止，吾将问之！’召面回问曰：‘畴昔梦见先人，岂或启佑我哉。子炊而进饭，吾将进焉。’对曰：‘向有埃墨堕饭中，欲置之则不洁，欲弃之则可惜。回即食之，不可祭也。’孔子曰：‘然乎！吾亦食之。’颜回出，孔子顾谓二三子曰‘吾之信回也，非待今日也。’二三子由此乃服之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在厄》）在子贡发现颜回偷吃饭时，用一种步步进逼的语气向老师问：“仁人廉士能否改节？”孔子说“不能。”再问：“颜回这样的人能不能改节？”孔子更说：“不能。”子贡然后说出颜回偷吃饭的事来，证明颜回改节，孔子仍然对颜回信任。认为子贡所说，必有缘故，在这里体现出孔子对颜回信任的基本态度。但为了弄清事实。他又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手法考察颜回，说要把这些饭敬先人。颜回马上说不能敬，理由是曾有“埃墨”落入饭中，很自然地把自己食“埃墨”中饭粒的事说了出来。这一来，真相大白，孔子向弟子再次说明，他对颜回仁德的信任一贯如此。众弟子也都服了气。

不惟孔子盛赞颜回的道德，当时人也是这样，如孔门弟子中另以德行著称的曾子等人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，又如时人孔文子向子贡问起颜回的行为时，子贡回答“夫能夙兴夜寐，讽诵崇礼，行不贰过，称言不苟，是颜回之行也”，（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）孔门嫡传

孟子对颜回的德行更十分景仰，他把颜回与古时的圣贤禹稷相类比。说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”。理由是“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，是以各是其饥也。禹、稷、颜回易地则皆然”（《七孟子·离乡下》）。禹、稷作为古代景仰的圣君贤相，以天下人之溺和饥当作自己未尽到的责任，把天下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，颜回也时时关怀百姓，希望天下太平，人人饱暖，其仁德施于四海，类同禹、稷，更是对其修德的极力歌颂。

个人修德是人在社会上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基础。在一次弟子樊迟向孔子问起修德的事时，孔子向他解释了三方面的内容。即“崇德、修属、辨惑”（《论语·颜回》）。一是培植盛德，一是改正错误，一是明确是非。颜回“三月不违仁”，努力在修德；颜回“不贰过”，能改正错误；颜回不舍朝歌，明确是非。都符合孔子所论修德的标准。由此可见，孔子把他当作“德行”之首，并非偶然。颜回修德正身的行为，正是他给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。

二、以德处世

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，每天都要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事物，各类人物。在与一些人交往及在处理一些事情时，采取什么态度，即怎样处世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。古往今来，有这么几种处世方法：一是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，在做事及与人交往中，一切为了自己得利；二是在与别人交往中，自己得利，对别人也有好处；三是在与人交往中，关心别人，爱护别人，帮助别人，甚至宁愿自己做些牺牲，也使别人更好些。“以德处世”正是指的后者。孔门弟子中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应数颜回。

一个人以德处世，不是空谈。在此问题上，孔子从来教育颜回重实践，轻议论。有一次颜回向老师问鲁国的臧文仲和臧武仲

哪个贤一些。孔子说臧武仲贤。颜回不解地问“武仲也称圣人，而身不免于罪，是智不足称也。好言兵讨，而挫锐于制，是智不足名也”，而臧文仲“身虽歿而言不朽”，贤者应推文仲。孔子却举出臧文仲“不仁”、“不智”各三项错误，说明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今名，实际上做了许多不仁德的事。而臧武仲在齐国能主动避难，在鲁国不被别人所容，不是他没本事，而是才不得用。从大的品质上来看，武仲应比文仲好。（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）孔子对二臧的这番议论，确立了一个处世的标准，就是对一个人不应看他一时一世得意、顺风，就说他好，而应从实质上看这个人到底道德如何？

后人也依此看待孔门的弟子，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说：

“以辩于口，言甘辞巧为贤乎？则夫子子贡之徒是也。子贡之辞胜颜渊，孔子序置于下。”（《论衡·定贤》）明确道出孔子对人评价坚持实际，反对巧言的标准。颜回正是孔子肯定的前者。

有一次，颜回向子贡说“吾闻诸夫子，身不用礼，而望礼于人；身不用德，而望德于人，乱也。夫子之言，不可不思也”。（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）颜回向子贡说起老师对他们的教导：自己不用礼对待别人，却要别人用礼对待自己。自己不对别人施德，却要别人对你施德。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。他要子贡牢牢记住老师的教导，也说明自己决心对别人“用礼”、“用德”，清楚地表明了颜回处世的态度。

人们常说处世交友应与人为善，颜回从来就本着这个原则。在他与叔孙武叔答问时，曾引证孔子的话说：“言人之恶，非所以美己；言人之枉，非所以正己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）一个人爱说别人的坏话，并不意味着他这个人好。一个人常说人家的缺点，并不一定代表自己正确。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应坚决反对坏事，嫉恶如仇，但却不应

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。颜回这种处世的态度，显然是正确的。

要正确交友，首先要识别对方。《韩诗外传》中记：有一次，孔子那里来了位客人，客人走后，颜回对孔子说“这是个仁人。”孔子说：“一个人仁与不仁，均藏在其内心，你怎样知道他仁呢？”颜回说：“良玉度尺，虽有十仞之土，不能掩其光；良珠度寸，虽有百仞之水，不能掩其莹。夫形体之包心也，闻闵乎其薄也。苟有温良在其中，则眉睫著之矣。疵瑕在其中，则眉睫亦不匿之。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四）可见颜回识人有心计、有标准。对别人有了正确认识，才能确定如何对待，这正是高明的处世之法。

孔子交友的原则是“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，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即用道德、仁义、学识交朋友，交朋友的目的正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、学问，这个主张当然是对的，也是符合孔子交友中三项可交的原则（“益者三友”：即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）及三项不可交的原则以损者三友”：即“友便辟、友善柔、友便佞”）。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，都只向好人靠拢，水平差的人怎么办呢？有些缺点的人不是永远交不上朋友了吗？他们不是永远不能改正缺点和提高了吗？

《韩诗外传》中记载着孔子与三个弟子谈交友的故事。有一次，孔子向子路。子贡、颜回问起如何交友时：“子路曰：‘人善我，我亦善人。人不善我，我不善人。’子贡曰：‘人善我，我亦善之；人不善我，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。’颜回曰：‘人善我，我亦善之；人不善我，我亦善之。’三人所持各异，问于夫子，夫子曰‘由之所持，蛮夷之言也；赐之所持，朋友之言也；回之所持，亲属之言也。’

《诗》曰：‘人而无良，我以为兄。’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九）

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奇文，于路、子贡之说，符合一般人的想象，颜回却说人家不善自己，他也善人家。而孔子又对他进行表

扬，这就涉及到“以德处世”的标准。朋友之间，以善对善，当然应该。但当对方水平不高，从而对某些事想不通而对你不礼貌时，你也先不要针锋相对，予以反击，仍应对他善意对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帮助他、改造他，使对方得到提高。正如子贡向孔子问起此事，孔子回答：“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则止，勿自辱焉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对于有过失的朋友，不要疏远他，不要不理他，应指出他的缺点，进行忠告，予以劝导。如果他不听劝告，继续做坏事，就不要劝告了。如果一味地再劝告，那就是自己找侮辱了。

此后不久还有一件事情：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怎样交友，子张却回问：“子夏如何对待此问题呢？”子夏的门人说他门的老师子夏主张，可以交的就交，不可以交的朋友就拒绝他。这和前面仲由的主张一样，子张说：我听到的和这不一样，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”，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一个君子当然要尊敬贤人，但是也应容纳其他人。对于好的人予以嘉奖，对于比较差的人，仍应怜悯。按照子夏的说法，如果我是个大贤人，为什么对别人不能容呢？如果我不是个贤人，愁的是别人会拒绝我，我又怎能力去拒绝别人呢？这段话的精神应该是：我是个贤人，应该帮助别人，如果我并不太贤的话，别人也应帮助我。后进者永远无人帮，永远是后进。有人帮，才能变作先进。这种以仁德的观点对待朋友，正体现出颜回仁德的品质。

孔子在一次谈起古代贤人伯夷、叔齐来，说“伯夷、叔齐不念旧恶，怨用是希”，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他二人对别人不念旧恶，宽宏大量，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。自己做出仁德的样子对待别人，别人受到感动，也变得仁德起来。颜回也正是这样的人。古籍中有两处颜回闻哭声的例子，都说明他关心、怜悯别人。一则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记：“孔子在卫，昧旦晨兴，颜回侍侧，

闻哭者之声甚哀。”孔子向他问起时，他说，这家既有死别，又有生离，并以恒山之鸟作比喻。孔子询问的结果，果然是“父死家贫，卖予以葬，与之长诀”。一则是《说苑·辨物》记“孔子晨立堂上，闻哭声甚哀”，颜回对此很怜悯，也有与上文类似的对话。两者大意相同，写法各异，可知此故事应为古代流行的轶闻。不同的人，用不同的文字记了下来，均在于表彰颜回待人处世中的仁德之心。后人多把颜回当作仁德的代表，《古小说钩沉》中曾编造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：

“颜渊、子路共坐于门，有鬼魅求见孔子。其目若日，其形甚伟。子路失魄口禁，颜渊乃纳履拔剑而前，卷扯其腰。于是化为蛇，而断之。”在蛇精化作鬼魅要来伤害孔子时，一贯勇武的子路吓得失魂落魄。目瞪口呆，一贯文弱的颜回却勇敢地拔剑斩蛇。两人的表现均异乎寻常。其实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“仁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”，可惜用贬低子路的方式来极力抬高颜回。另一则颜回向路边妇人借鹊牙栉的故事，极力表彰颜回之智。也体现出他在处世中待人礼貌，以礼、智服人。（《碉玉集》）颜回对社会上的事情，不是随波盲从，而是有自己的主见。孔子早就对颜回说过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有人用我时，我觉得合适就干，不合适我就藏起来不干，只有你和我能做到。《庄子·让王》中也记载颜回在乱世不愿出仕。不愿出仕，只是不愿在乱世助纣为虐，但他又“不为朋党”，（《汉书·越元王传》）不是拉帮结伙，另搞一套。由于颜回乐于修身，善于处世，自然会得到许多人的赞扬，人们认为孔子后期弟子中水平最高的曾参就说过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”这么一些优点，谁能有呢？“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历来的《论语》注家认为曾子的“吾友”是指颜回。甚至曾子在临死之前还说“否无颜氏之

才”呢？（《说苑·敬慎》）因为颜回以仁德交友，符合孔子的标准，所以孔子曾对别人说“吾自得回也，门人加亲”，（《尚书大传·殷传》）因为颜回有仁德，能团结人，所以孔子得了颜回后，使自己的门人愈加亲密。在这里，孔子把他当作“四友”之一，正是对他以德交友，以德处世最好的肯定。

三、以德治国

儒家是人世论者，孔子一生学习、奋斗，为了积极入世，努力治世。作为孔门高足颜回，自然会接受他的思想、继承他的事业。在以德修身、以德处世的基础上，继续发展为以德治国。齐景公问晏子如何治国，晏子举出孔子为例，说了许多治国的方针和主张，其中就有“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则颜回、穷、雍侍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九）。意思是说在治国时如果讲德讲行，还是去到孔子“德行”科的弟子颜回、闵子骞、冉雍那里去找。

颜回并不是人们错误想象的那种只知读书，不问政治，对治国没有想法的人，他曾说过：“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古代的明君舜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如果有条件，同样能做出舜那样伟大的事业来。从这句话中，明确看出颜回在治国、平天下方面有着宏大的抱负。

孔子终生奋斗不止，因为他有着远大的理想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：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，力恶其不出于身，不必为己，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

这种美妙的理想包括：

一、天下为公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天下的一切措施，都应为天下人谋利益。要使

天下人各得其所，和睦相处，共享幸福。二、各尽所能，各有所归。三、反懒惰，倡勤劳。四、反浪费、反贪婪、反窃取别人的东西。五、反奸诈、反盗乱，提倡遵纪守法。

颜回继承孔子的学说，在治国方案上，也与之略同，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孔子家语》中有四处记到颜子上景山、戎山、农山言志的资料，都体现出他仁德治国的思想。节选如下：

“颜渊曰：愿得小国而相之，主以道制，臣以德化，君臣同心，外内相应。列国诸侯，莫不从义向风，壮者趋而进，老者扶而至，教行乎百姓，德施乎四蛮，莫不释拱无为，动作中道，从容得礼。言仁义者赏，言战斗者死……”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七）“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，使城郭不治，沟池不凿，阴阳和调，家给人足，铸库兵以为农器……”

（《韩诗外传》卷九）“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，使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锻剑戟以为农器。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……”（《说苑·指武》）“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，敷其五教，导之以礼乐，使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铸剑戟以为农器，放牛马于原薮，室家无离旷之思，千岁无战斗之患……”（《孔子家语·致思》）

以上四则材料大同小异，都是孔子向子路、子贡、颜回三弟子问他们各自的志愿事。子路指望武力兴国，子贡指望外交兴国，而颜回却指望仁德兴国。在他说出自己的主张前，先说“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，尧、桀不同国而治”，说明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实施的办法，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。他的这些主张，主要包括：

- 一、“君臣同心，外内相应”。国内上下、内外均协调。
- 二、“释拱无为，动作中道”，政令宽厚，对百姓不要过分盘剥、役使。
- 三、“教行于百姓，德施于四蛮”“敷其五教，导之以礼教”。用儒家的

礼乐仁德教化境内百姓及周边各族。

四、“铸剑朝以为农器，放牛马于原薮”，“言战斗者死”，“千年无战斗之患”。发展生产，反对战争，息战安民。

如果施行了上述措施，就可以“城郭不治，沟池不凿”，做到“阴阳调和，家给人足”了。

综观以上各种措施，都符合孔子仁德思想，是孔子仁政德治的继承。

当然，这些主张很难实行，因为标准过高，也就只限于空谈。他的老师孔子则比他高过一筹，孔子在其最高目标（“大道之行也”）达不到时，又提出当前可以实行的较低的目标，即《礼记·礼运》“大同”之后的“小康”之世，具体地说就是“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无道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尽管如此，但颜回的治国主张却符合孔子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（《荀子·哀公》）的基本精神。比他的同窗子路、子贡的主张都胜过一筹。

古籍中记载颜子仁德的地方很多，最典型的可算“东野毕善御”的故事了。对此，《荀子·哀公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《新序·杂事》及《孔子家语·颜回》中，多次记载，内容大同小异，今引一例：

“定公问于颜渊曰：‘东野毕之善驭乎？’颜渊对曰：‘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。’定公不悦，入谓左右曰：‘君子固谗人乎？’三日而校来谒，曰：‘东野毕之马失，两骖列，两服入厩。’定公越席而起曰：‘趋驾召颜渊。’颜渊至，定公曰：‘前日寡人问君子，吾子曰：“东野毕之驭善则善矣，虽然，其马将失。”不识君子何以知之？’颜渊对曰：‘臣以政知之，昔舜巧于使民，而造父巧于使马；舜不穷其民，造父不穷其马。是以舜

无失民，造父无失马也。今东野毕之驭，上车执辔，体正矣；步骤驰骋，朝礼毕矣；历险致远，马力尽矣。然犹求马不已，是以知之也。”定公曰：“善，可谓少进乎？”颜渊对曰：“臣闻之：鸟穷则啄，兽穷则攫，人穷则诈，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”

（《荀子·哀公》）

这段故事是以驭马比喻驭民。对马不能使唤太多，把他累急了就要逃跑。对百姓也不要统治太厉害。剥削、压迫得他们不能生活下去，就要拼命、造反。最后一句话，可谓画龙点睛之笔。禽鸟急了，会用嘴啄你；兽类急了，会张口咬你，人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（当然，此处之“诈”，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百姓的看法，不应是一般的欺诈之意，应理解为“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”）。最后又忠告鲁哀公：古往今来的国君，没有一个对百姓残酷剥削会有好下场的。其仁德之意跃然纸上！

东汉时期，把儒学正统化、经典化的白虎观会议后写出的《白虎通义》中，有一篇《三教》，系借古代圣君贤相之口谈治国之术的内容。上面有：“王者设三教……夏人之王教以忠……殷人之王教以敬……周人之王教以文……三者如次连环，周则复始，穷则反本。”说了这一套道理后，引《乐稽耀嘉》曰：“颜回尚三教，变虞夏何如？……”

（《白虎通·三教》）接着又议论到三教不可单行，即“忠”、“敏”、“文”三者均应实施，不可缺一，才能将国家治理好，这实际上说的是一种较全面的德治主张。此处言古代帝王时，为什么非让颜回来讲一通呢？后来汉儒也把颜回当作最讲德治的一个贤人。怪不得东汉皇帝到曲阜祭孔时，也祭颜子。

颜子仁德治国的主张为人公认，声名远扬，孔子周游列国南下快到楚国时，楚王将要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，令尹子西加以阻拦，说出的理由就是，孔子的许多弟子都有治国之才，其中就有：“王之辅相有如颜回

者乎？”他说如果“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辅，非楚之福也”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昭王听信了他的话，未接纳孔子一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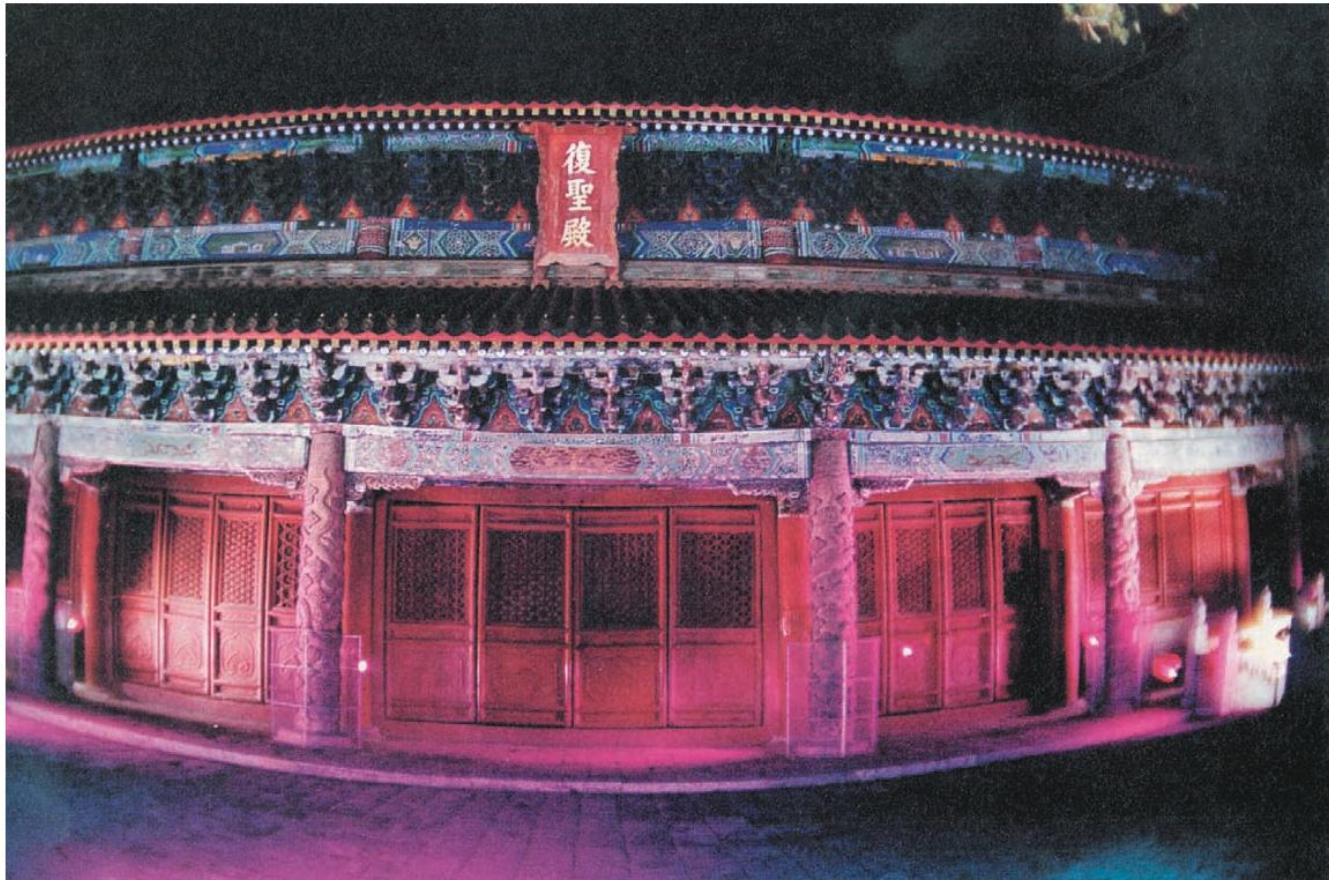
由上可见颜回作为有名的辅相，当时有名，至于日后，随着儒家地位的提高，颜回仁德修身、仁德处世及仁德治国的名声更大了。例如：“颜、原、公析困于效野，守志笃国，秉节不亏，笼禄不能固，威势不能够……”

（《潜夫论·遏制》）“有布衣积善不怠，必致颜、闵之贤。”（《潜夫论·慎微》）“颜渊之簞瓢，则胜庆封之玉林。何者？德行高远能绝殊也。”（《正部论》）“颜、冉以之树德，圣贤珍其业，历百代而不废。”（《嵇康集》）“齐景之千驷，不如颜回、原宪之约其身也。”（《文选·李肖远运命论》）或曰：“著述虽繁，适可以品辞耀藻，无补子得失。未若德行，不言不训，故颜、闵为上，而游夏乃次。（《抱朴子·内篇》）

甚至东汉皇帝的本纪中记当时到国内各地推举孝廉时，“限年四十以上，诸生通章句，文史能笺奏，乃得应选，其有茂才异行，若颜渊、子奇，不拘年齿。”（《后汉书·孝顺孝冲孝质帝纪》）把当时类似颜回这样的人予以破格录用。东吴大帝孙权也说过：“颜氏之德，使人加亲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张顾诸葛步传》）

孔子一贯主张一个人在积极入世中修德行仁，其思想核心是“和”，他要用“礼”制定各种礼仪制度，确定人际关系：用“仁”确定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，使社会上的人们之间相互尊重，相互支持，用“中庸”当作处理各种事情的尺度。最后达到社会上人与人，人与事，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协调。作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，在这方面执行得最好，他用仁德修身、处世、治国，在当时及后世均使人屡屡称赞，当然他参加社会实践不多，其思想中空想的部分还不少，但后世人从积极方面来考虑，来总结，还是有许多内容可以吸取的。

復聖殿



顏廟頌

卓冠賢科頌復聖
優入聖域噴屢出
簞食瓢飲存故井
小改丘巢有樂亭
見巡內內思退省
向一公十羨竟公
獨立階下低迴久
猶向顏子誦讀者